

支離疏

我在宿舍的長廊上遇見他，看見他眼裡的秋波與愛意，非男女情愛，而是某種不可說的熱情，或者只是我眼裡自顧自投射的迴光。我見著他眼瞳裡的憂傷與清澈，我不知那清澈是依附在憂傷之上，或者能夠拆解分疏。數度與他擦肩，在洗衣、在盛水、在盥洗。不知為何，他總在我出現時出現，向我走來或轉身離開，他走得很慢，最終沒入闌黑的無盡長廊，關上門，那一道鎖匙的卡榫聲搖盪在夜裡。

二樓樓梯口，我在轉彎處望他緩步上階梯，他一階一階上來，時光忽然螺旋般自轉著，停滯了彷彿百年，他赭紅灰黃的格子襯衫晃擺得幾乎無痕跡，回神過來時，我都要忘記為何此刻杵在這兒了。他的身子像風中飄盪的燭火，輕輕盈盈，他走得歪歪斜斜，像失去力氣的草書，有那麼一刻，我當真以為他就要那麼墜落了，殞墜在時光的天梯隧道裡，但他沒有，幼貓一般膽怯地抓握伏在階梯上的銅條，勉力攀登。為什麼他不握著扶手？我不明白，也許他擔心那鐵製扶手太冰，一握寒氣入骨，要是跌跤傷神該怎麼是好？他不願倚著牆簷借力上梯，緩慢移動，汗像清晨的露珠，蒸在額葉與鬢角。

他發現我盯著他看，深褐瞳孔裡忽然流出了歌聲，我想到的是《魔戒》裡精靈女王在森林裡的歌唱，她把光明勇氣云云都裝進了玻璃寶瓶裡頭，送給佛羅多。我步下一階，眼神與他只差一階之遙就要撞在一起，他手臂微顫，雙足奮力扭動而上，雙足內八彎曲，一腳支撐著另一腳跛足躍上，好幾次見著他臉上肌肉的抽動，我的心也跟著落了一拍。我終於開口，問他需不需要協助，他沒說話，登上峰頂就逕自踏上長廊離開，每回裝水或如廁，對他來說都是場艱辛旅程吧，我猜。

國文課讀《莊子》，人間世裡有個人叫「支離疏」，臉藏在肚臍下，肩膀高過頭頂，脖子後面的髮髻朝天，五臟的血管向上，兩條大腿和肋骨並排生長，可怕極了，但他快快樂樂，替人家縫衣洗衣過活，打仗時人人哭子出征，他卻能免去勞役，有時還能受到救濟飽食，在他心裡，人間是一片風光明媚。聽到這故事，同學們都說莊子亂講話，怎麼可能有這樣一個人，無災無難游於天地之間？王骀、申徒嘉、叔山無趾、哀骀它、闔跂支離這些奇形怪狀的人兒，接著蹦蹦跳跳地從書冊裡跑出來，他們不是遭到刑罰斷足，就是長相醜惡、體態怪異的殘者，莊子為他們安排了奇妙而自然的人生旅程，藉此講述一些小道理，我心裡存著疑問。

我想起曾經走入我生命和視野裡的支離疏們，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真如莊子所說，有什麼超人稟賦，但他們的樣子和美好心意都刻在我每一節靈魂的骨骼裡了，有時候我在夢裡遇見他們，那些少不更事時對他們的嘲笑、高傲的協助、或忽然迸發的同情體諒，我差點都忘記了。他們在夢中向我襲來，有時憤怒斜睨我，有時熱情地遞上手工小餅乾，不論善惡，我都無力招架。

小學二年級的黃德賢，我不知道他哪裡出了問題，但老師總把我的位子分配在他隔壁，我討厭跟他坐，現在已經想不起原因，大概是他的聲音像破鑼槌的鴨子般惹人厭，不受同學歡迎。但老師叮囑我要多照顧黃德賢，我常常得聽他說話、教他算數，這令我相當不快樂，三年級宣布分班那天，我心裡暗自禱告著千萬不要再跟他同班，果然，老天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揹起史努比書包，一眼也沒再看他，就興沖沖地跑上三年級的樓層了。

好不容易擺脫黃德賢，老天爺的善意我很感激，但祂又降下另一個女孩，呂宜文，第一眼看起來挺正常的，只是矮了點，但我馬上就發現了命運裡的玩笑，她的嘴巴又大又紅，歪歪斜斜地掛在偏右側的臉頰上，一邊的耳朵裡長了很多奇怪的小肉瘤，我問她，你的耳朵裡怎麼有長其他的小耳朵？我後悔初時對她的好奇，因為後來她對我的興趣遠大於我對她，她在每節下課纏著我要我陪她去哪去哪，逼我稱讚她長得很漂亮，一開始我看她可憐，配合了幾回，沒想到她變本加厲，要我做牛做馬。後來我學乖了，劃清了桌上的楚河漢界，一旦超線我就打她一下。那時候看到她，總想到吳宗憲節目裡頭有個叫做如花的諧星，喜歡拿絲襪套頭，做出可怕的表情。每個禮拜，我指著電視，跟媽媽說，呂宜文長得跟她一模一樣，很像鬼。媽媽說，人家都這樣了，你要好好對她。我說，她怎麼了？媽媽只回答我，她很可憐，你是好孩子就多陪她玩。

我沒有聽媽媽的話，呂宜文太樂觀了，我怎麼罵她，她都吟吟笑著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問我是不是偷偷喜歡呂宜文，我脫口而出，怎麼可能，好噁心。被她聽見了，她問我，你說的是真的嗎？我好面子，不願改口，後來她把桌子哭得溼答答的，我覺得討厭，又有點歉疚。後來長大想起這段故事，也許那時的噁心，不全是說她的長相，那時候「男生愛女生」本身就是件羞羞臉的噁心事，才矢口否認，說出傷人的話。不久，升上五年級，她就轉到了別的縣市的小學了，我來不及跟她解釋，我們就都長大了。

我是壞心眼的小孩嗎？我多希望不是，但就是壞心腸，才會想虛情假意地掩飾這些惡毒的小念頭，從心裡頭萌生的童年惡意。即使歉疚，還是傷了好多人的心。

媽媽帶我去夜市，在小鎮上最大的媽祖廟隔壁，是一條擁擠骯髒的小巷，緊鄰著美好慈悲的媽祖娘娘，肉圓、蚵仔煎、鹽酥雞的攤位塞在巷內，飄散鹹甜的小鎮味道，媽媽幫我買了紅茶和雞蛋糕，遞給我時，媽媽說，寶貝你眼睛不要往地上看，我當然好奇地偷瞄了一眼趴在地上那人，他好老，頭前放著一個藍色的箱子，裡頭都是青箭口香糖，我喜歡嚼口香糖，但我不敢跟媽媽說。他的長褲裡頭好像空空的，沒有腳，拖在地上都被大家踩髒了，他費勁抬起頭要大家買，但擠滿人的夜市裡，人們彷彿充耳未聞，我覺得好可怕，什麼話都不敢說，快快跟著媽媽走開了。

我的母親是善良的人，她看到老爺爺在街頭賣麥芽餅或抹布，總是會掏出紅紅的一百塊跟他們買，儘管那些餅乾相當難吃，她跟我說要多幫幫那些需要幫助的人，如果有能力的話。我問媽媽，那個在地上爬的人怎麼這麼可憐，媽

媽摸我的頭，她說那是騙錢的，別給他錢，有些壞人把他們抓來，砍斷手腳，放他們在夜市裡討錢，騙大家的愛心，他們回去之後，被壞人搜刮一空，一毛錢也不給他們。我聽完好怕，難以入眠，擔心壞人有天也把我抓走。

那是幼小心靈，頭一回受到的震撼，感受到世界的不懷好意，他們像黑夜裡的可怕雙眼，眨著眨著盯著我看，我感覺赤裸，他們的視線像細針，隔著幾呎，就能感覺那些疼痛，在身上畫下的血痕麻癢，轉身一看又無痕跡。

隨著歲月之流，見多識廣，國中隔壁的資源班孩子在走廊上奔馳或緩步嘀咕著什麼；同學在娘娘腔的水壺裡撒下細細磨製的粉筆灰，嘻笑著看他喝下；綽號古憨的男孩，書包某一天被發現在回收車裡，沾滿紅茶和雞腿便當的殘餘餛飩味；或拉扯女生肩帶，更壞一點的，印下不受歡迎胖女孩的照片，投入男廁小便斗裡，大家盡情地在她臉上狂尿猛射。

回想起青春的惡行暴狀，著實不堪，因為一時嬉鬧或擔心身受其害，有時不得不參與其中，跟著助紂為虐，痛苦地享受這些惡行偶爾帶來的快感。有時候感覺，我們才是支離破碎的廢人，看似形貌完整、精神無損，其實裡頭一點一滴都是殘敗破損，暗黑版的支離疏，眼裡心裡都是傷跌，靈魂不再如嬰兒一般柔軟輕靈，雙足與雙手都僵硬殘跛，眼瞳渾濁，流出悲傷的陵寢之歌。

長大後，去參加了愛奇兒營隊，照料身心缺陷的孩子，與他們玩在一塊兒，讓爸媽得以喘息。不盡然都是疲倦，他們時而可愛善良、時而混蛋執拗的模樣、費盡心力在紙上終於繪出的長頸鹿與小樹林，都亂七八糟地令人會心一笑，這些美好的小片段都讓我在道別前後悲欣交集，他們如此可愛，卻遭天傷夭。眼下的天真逗意，會不會某日步進了壞蛋如我們所統御的社會裡，被當作怪胎，排擠在外頭，終生失語失意，他們成長時遇上的劫難，讓他們跌了軀體，傷了靈魂。事實上，我們才是這群小支離疏的地獄，眼光和耳語都是災劫，都是苦難。營隊裡滿是光明喜樂的歌唱，但我心裡總有幾許悲傷的想法，為他們摺曲如蟲洞的未來暗暗擔憂。

捷運站外的胖女孩由志工阿姨帶著賣餅乾，她啞著嗓喊著萬年不變的口號：「大哥哥，大姊姊，好吃的手工餅乾，每包五十元。」語調平板，沒有情緒起伏。時而光顧，選那較好入口的杏仁巧克力口味，她對我投射空洞的目光，但我總能見到那眼神裡，伴著鬱鎖的喜悅之光，有時銷售不佳，他們會被指示多喊上「請大家，幫幫忙，剩下五包。」每喊一回，我的心也跟著揪了一下，我不是個富有的人，常常在盛夏豔陽下裡，迴避她直接而穿透的眼光，匆匆繞過，又在對面飲料攤前充滿罪惡感地吸上一口珍珠。

上了大學，系上教授是個情感豐沛的女子，自小罹患小兒麻痺，她泛著淚水告訴我們兒時的秘密，她的母親愛她惜她，一日洗澡時，望著她萎縮的右腿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阿蔡，這條腿沒有用了，我們把它砍掉好不好？」語畢，眼淚已然滑脫，年幼的她尚無法分辨母親的玩笑，大叫著說「我不要——我不要——」，她哭，扭動著身軀想逃開。哭累了便睡去，在夢裡與姐姐們奔馳在田邊小徑上玩一二三木頭人。在母親懷裡醒來，似未眠。我將這絮語雜談寫成了

故事，安排了一個男孩陪她，那是兒時的我，不受同學歡迎或討厭，邊邊緣緣，但就算安靜，總是陪伴，這故事獲得了好評，我本來打定主意要跟她分享，卻又臨陣脫逃了，我怕她怪我，怕太過感情用事，造成淚水氾濫成災，傷了她蒼老而脆弱的美好心靈，也許大團圓的樂園結局太過簡單光明，容易被當成諷刺與無知，人生真難。

那日我遇到一隊安靜沉默的觀光團，直到我慢慢發現爺爺奶奶們定格似地，笑著比劃溝通，他們安靜無聲，眼神和雙手晃晃指指，露出得之於心的相視笑臉，這是我頭一回見著用手語溝通的旅行團，聽他們秋波裡的光與歌聲，我才知道莊子可沒有胡說八道，時光裡飽含的水分都從眼兒框子內晃出來，我知道這都是真的。

忽地想起長廊上抱著箱子的男孩、黃德賢、呂宜文、古愨、阿蔡和時光切片裡，曾在我生命中支離破碎的男孩、女孩與貓貓狗狗，都出現在長廊上了。我妄自尊大地旁觀他人的苦痛，我不知道的是，他們也覺察到我在傍晚和夜裡偶爾的傷心，黑夜裡凝視或聆聽我的雙眼。我們走在長廊上，行過好多間寢室房門，是夜彷彿沒有盡頭，善意的、惡意的、悲傷的、疼痛的、欣喜的和各種念頭，一瞬間都奔馳了起來，將天亮之時，全都躺進我的眠裡夢裡。